



宋繫太平御覽



叢
403
129



13
403
129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十五

錢上

金

澤文庫

中

新金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卽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田田田田田田

周禮天官下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
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
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
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易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
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長八
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寸五分長八分其右文曰
貨左文曰布重二錢五分貨泉徑一寸五分大泉徑一寸二
分重十二錢五分貨泉徑一寸五分大泉徑一寸五分貨泉
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資
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單穆公曰不可單靖公會孫
曰錢大錢大於舊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單靖公會孫
古者天災降矣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財也權
稱振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
拯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

太平御覽

卷第八百三十五

一

正朝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質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者幣也故雜而用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民皆以為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通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病亡無救災之備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歸臧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周書曰武王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韓詩曰既詐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百賣何時當售乎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資以百金償之

又曰高祖以愛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百李奇注或三百或五百蕭何獨以五後益封二千戶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更錢效王面焉又今上即位武帝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自孝文造四銖錢至是

歲三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少而貴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為名孟子曰二十兩為鎰臣贄

按秦以一鎰為一金幣銅錢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

令民鑄莢錢如淳曰

又曰凡貨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

立九府貢法李奇曰黃金故貨而方寸重一斤錢圓函方

輕重以銖布泉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

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行如流泉東於帛東聚也

又曰孝惠帝時天下初定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

又曰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應劭曰更造四銖應劭曰文

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半兩錢今民間半兩錢最輕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又曰成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官赤仄如淳曰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仄者不知作法云何是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錢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錢耳縣當仰給司農今出

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

成三百八十億萬餘

又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下鄉亭長賜錢百曰

公小人為德不賁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

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

欲死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迺避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資不滿萬錢

又曰王嘉奏事云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三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

宮貴人從上臨獸園猛獸驚出馮貴人當之文帝嘉其義

賜錢五萬掖庭見親加賜親屬其人勿衆謝重失人心賞

賜節約是時外戚資千萬者少是故少府水衡錢多

又曰王莽居攝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又曰蜀賓國以銀為錢騎馬漫為人面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生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

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後漢書曰明帝時館陶公主光武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

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

位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樊儵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徒者甚衆遂委責於

民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奸儵常疾之欲奏罷之疾

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郡並從之

又曰京兆尹闔典召第五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

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

無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

又曰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

三府奏以為未可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

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漢記曰十三難援更其表言帝從

之天下賴其便

又曰公孫述廢銅錢用鐵官錢置鐵官鑄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曰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又曰江革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以此之猶今負闕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

巨孝於稠人廣眾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又曰楊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賚錢百餘萬以餉秉秉閉門拒絕不受

又曰鍾離意薦劉平王望等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辨裝錢至皆拜議

又曰崔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

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人

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曰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

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程夫人於傍應曰

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反不可

斯事之美也姝或作株株根本也

又曰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

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時人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也時人

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

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又曰車駕西巡乃厚賜韋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家

又曰鄭弘為陽羨令都鄉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

叔未還嫂詣弘言之弘賣中單爲叔還錢兄慙自繫婦卽
云
又王符論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寧見朽千萬而不忍
賜人一錢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
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拾里有若郗水在山谷
閒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
勞來曰父老何乃曰自苦遠來皆對曰山父鄙老生未嘗
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已民間或夜行不絕狗吠竟夕人
不得安自叨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
值聖化聞當見弃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壹大錢
故寵在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是

又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慳悛梁冀因以馬乘遺之從

貨錢二十萬奮以錢十萬與之冀大怒

又曰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巳西南宮靈臺災庚戌樂中城
殿門災延及北闕燒嘉德和歡殿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
宮加調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治宮錢大郡至二千萬帝
本侯家居貧卽帝位曰相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財故於
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私錢至數
千萬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
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疋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
以備乏帛數曰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
望恩者多林父子食卿祿祿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謂兒
曰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婢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

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又曰鄭均字仲虞兄仲為縣吏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廉潔稱清吏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阜疑有奸詐以狀上憲追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馬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為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還如其言
范曄後漢書云四出錢
 應劭漢官儀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

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魏書曰劉虞在幽州清淨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三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也
 又曰劉類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又曰文帝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明周宣占之曰陛下家事時帝欲治第植逼太后但加貶守
 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討銅昇直設盜鑄之利
 蜀志曰先主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援成都士眾捨干戈赴庫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

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晉陽秋曰朝士以牛酒勞齊王問平原王幹獨齎百錢
晉書曰阮宣子常杖頭挂百錢造市店酣飲而歸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
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
物却其措意如此

又曰王導子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導夢人
以百萬錢買悅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二皆藏閉而悅果
以疾終

又曰張軌爲涼州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
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
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

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
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
賴其利

南史曰宋文表皇后家本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
上性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疋後潘淑妃有寵
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
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成疾不復
見上

宋書曰劉秀之爲南秦州刺史知郿督漢川饑饉秀之躬
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綃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
又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
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

恐三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間卽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郭不磨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錢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縷環其餘皆通用

又曰張融解褐爲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醮佛僚佐視者多至一萬少者不減五千融獨注襯百錢帝不悅曰融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又曰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

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

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之廓亡後軌之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廓子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之深有愧色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又曰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又曰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又曰戴法興父碩子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

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云戴碩子兒敵陳戴三十萬錢

齊書曰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

又曰丘冠先使于蠕蠕執節不拜爲所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又曰范述曾任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故舊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

又曰趙僧巖栖遶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

梁書曰顧協爲舍人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又曰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才雋與伏挺何子明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

梁書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不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連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又曰何遠爲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忠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

南史曰蕭惠明子珍素梁天監中位丹陽丞初拜日武帝
 賜錢八萬珍素一朝散之親友以難不盡之其出準奉之
 又曰謝謏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
 書曰數多留少更以為愧
 又曰梁謝舉兄子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
 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六

資產部十六

錢下

費財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
 有大錢三十文曰當干當萬鼎銘十三字篆不可曉藏之
 於永豐倉因此令私行錢而民不樂乃重立禁制官賦至
 皆取錢塵肆故不行也
 北史曰後魏元誕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有
 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
 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得言貪
 也
 後魏書曰王昕為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

諸佐爭拾之斯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斯乃取其一
北齊書高恭之字道穆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
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
糺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
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奸
鑄者弥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葉
士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
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
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
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
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
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無復嚴刑廣設也
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保計鑄永

安五銖錢

又曰王則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恠在州取受非舊
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銖
大布並行

北史曰隋鄭譯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
復爵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
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唐書曰武德中置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今上齊王元吉
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
沒

又曰高宗時詔復開元通寶錢其乾封所鑄錢令所司貯
納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

字合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及上反左廻環其義皆通議者以乾封不通商賈米帛翔躡以開元錢輕重大小近古寂爲折衷百姓便之

又曰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廡鑄銅鍾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中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兇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鍾成一如所祈又曰崔衍居宣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贇代行宣州歲饗贇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又曰元和中王錫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漸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以來百姓不堪其弊其蔚州鼓鑄漸致銅錢則公私之閒皆得充用宜委所司于細計料量借錢本稍漸加至五鑪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百寮遍視之

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昭玄貺得一者佇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又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堽土爲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鑿穴藏之爲無窮之計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薺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憇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卧見二燕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薺首後所

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
又曰天福三年勅先許鑄錢仍令每一錢重二銖四黍十
錢重一兩者切慮逐處闕銅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
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
不得入錫并鐵及令缺漏不堪久遠行用仍委鹽鐵司明
行曉示誠約
管子曰桓公請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
商子曰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
晉而強秦有過三戰之勝
韓子曰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羹往酤而狗齧之酒所以酸
呂氏春秋曰趙桑子見鬻桑之下有卧餓人不能起趙宣
子命食之拜受而不食問其故曰臣有母請持以遺之宣
子更賜之脯二束錢一百

賈誼書曰銅不布下不得採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貝周人以紫石後
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又曰占者市朝而無刀弊各以所有易所無抱布貿絲而
已後世則有龜貝金錢

又曰夫鑠金在爐盜蹠不顧錢刀在路正婦撥之

論衡曰夫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爲英麗哉載人行傳人名
揚子法言蜀富貴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富
人無仁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又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決貨貨主問錢何在曰無錢貨
主必不與也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又曰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不刑
一人高枕安卧淮陽政清

郭子璜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潛夫論曰諺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猶見朝廷有寇而言不足憂也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

又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亡其父時儉三四歲在襁褓母抱轉流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巨富行求老蒼頭堂上作樂奴在厨中竊言堂上老母我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為夫婦時入為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生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

後漢書曰王莽造大錢作契刀錯刀錯銖錢凡四品並行

故稱錢刀也

列仙傳曰祝雞公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晝四散欲取呼名即至賣雞及子得千萬輒置錢去

豫章烈士傳曰施陽字季儒為舒令經江夏遇賊劫奪陽物賊去後車上有五千錢遣人追與賊聞知陽悉還其物陽以付亭長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短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由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栢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

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語林曰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女適裴氏乏用遣女爲貸錢數萬久
而未還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還錢乃懽
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若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
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
貫川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名曰青鳧
世說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邙山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
買地作埽編錢布地賣埽時人號爲金埽
又曰郗公大聚斂數十萬嘉賓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
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郗公曰汝政當得
錢耳乃一日開庫任意用郗公始謂止損數百萬許嘉賓

遂一日乞與人都盡郗公聞之大驚不能已已

俗說曰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爲阿堵物後既詔出赴謝
公主簿過會下與其擲散當其夕手自抱錢戲竟明日已
後云何至須阿堵物

葛仙公別傳曰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
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投入刻識之所呼皆
得是所投者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
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有老子過喜設坐行
弟子之禮老子時貧謂徐甲曰雇錢一百與約須達安息
國以黃金頓備錢還甲既見老子方欲遠遊疑遂不還乃
作辭詣關令就老子求直關令以辭呈老子老子語甲曰
前與汝約至安息國頓以黃金相還云何不能忍辱便與

辭訟乎汝隨我已三百餘歲汝命早應死賴我太玄生符在汝身耳言畢見符從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為請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見錢二百萬與甲遣之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閻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奉錢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唯見孤孫九歲嘗未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椽閣敞孫長大來求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白祖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誠不敢當敞曰府君固謬言耳郎君無疑之列異傳曰西河鮮于冀建武中為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萬屋未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凡二百萬耳五官黃秉功曹劉商言是冀所自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送日南俄而白曰冀鬼見入府與商秉等共計校定餘錢二

百萬皆商等匿冀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異苑曰桂陽臨武徐孫太元中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卽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異苑曰剡縣陳婺妻少寡與二兒為居宅中先有占塚姥每作茗先以著墳上兒患之日枯墓何知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即夢見一人自說沒世以來三百餘載謬蒙惠澤賢二子怕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朽骨敢忘鬻桑之報姥宵竊迹焉明負杖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而貫皆新還告兒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幽明錄曰海陵民黃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援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遂擅名於江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寶二龜寶三貝寶四布寶五泉寶

六凡寶貨六種世八品煩碎難行乃羅本貨五百枚爲重
十二斤百姓安之

闕駟十三州志曰青州平原國和帝延平九年以封平懷
王勝風俗與舊齊同然吏姦倍於他民給衛士吏賦狐肉
稍從假錢積至萬餘歲貢交代吏無償意衛士恨恚取狐
肉沃以酒從而呪之曰狐肉狐肉尾斯尾斯身軀雖小錢
多私之吏聞之恐乃償之錢

盛弘之荊州記曰義熙十二年有童子群浴南陽清水忽
岸邊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
衫衣裹縛各有所得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
臺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
甕錢共取半甕還

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家富乃議立此
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斗旬日
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云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弃
置而去塘以之成旣過絕湖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
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
猶在

地境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有青雲
又曰望錢千萬以上如車十萬之精如一素木萬錢精蓋
地如甕江津上便宜曰夫錢之爲物無益飢寒之用而儲
之家利其不朽古今行之蓋亦由此又便宜交易小市之
宜誠勝寸裂尺斷破爲大小也過此以往無所一用軍國
唯穀與帛錢雖可積未急寶也

彭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遂爲吾營宮室願吾不才而大

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
人一月膏酒肉稱勞賜之吾蒙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
可以供事
晉魯褒錢神論曰大矣哉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其積如
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故
親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居前錢少者
居後

綦母氏論錢曰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
諸國處處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黃金爲父白銀爲母
鈔爲長男錫爲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
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饉饗太牢未之喻也
成公綏錢神論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

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託
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
無耳何可關使豈虛也哉

趙壹疾邪賦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曹植樂府歌曰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

鄭氏婚禮謁讚文曰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
不止

貨財

周禮地官下司關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後漢書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
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
所吝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國用足則遠者來衣食足則知榮

辱矣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土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粟地非獨為湯出財物

尸子曰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列子曰端木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貴家累萬金放意所好生民所欲無不為也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行年六十乃棄其家事都散庫藏及其死也無埋瘞之資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者富少有者貧至無者窮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羽翼美傷其骨枝葉茂害其根憂河之涸泣以益也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梟養子長則食母白公得荆府庫不分人

家語曰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夫子聞之曰

若其以貨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喪亡位也

又曰孔子曰自季孫賜我千鍾而交益親以賜於衆故益親自南

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

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

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寵衰子安得長被

幸乎

鹽鐵論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直江湖之利左陵陽之

金右蜀漢之材吳越之貨隨唐之林不可勝用江湖之魚

菜黃之鮓不可勝食隴蜀丹沙毛羽荆陽皮革骨角江南

柁梓竹箭燕齊魚鹽旃裘兗豫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

也待商而通

潛夫論曰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富貴而交者止

有稱舉之用下有賈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賤貸之費
小有假貸之損故富貴易爲交貧賤難得適
又曰炎帝爲市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
孫綽子曰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老年九十無男娶田家女爲妻一交
卽氣絕後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時年尊何一夕便有子
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出上殿決獄云老翁兒無影亦
復畏寒于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裸之老翁兒獨呼
寒復令並行日中無影因以財與男
又曰沛中有富豪家訾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
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恐死後必當爭財男兒判不全得
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男年十五
以付之兒後大姊不肯與劍男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曰

劍所以斷決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温飽十五
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六

稷幽州其穀宜三種稷黍稻

禮記月令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獸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令勿害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又玉制曰五穀不時不鬻於市

又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曰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也

左傳襄公曰秦伯之弟鍼謂趙文子曰鍼聞之國無道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又曰晉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

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曰京師大飢五穀不升為大飢升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

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虐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春秋繁露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

春秋佐助期曰咸池主五穀

爾雅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為飢仍飢

為荐郭璞注曰言泰山有魚鹽之饒也

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史記曰黃帝考定星曆立五行民神易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

又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皇不來嘉穀不生而還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又曰留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服藥辟穀而靜居行氣

漢書晁錯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是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旱而蓄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

又曰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

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繳即下調馬穀防遂見親也

又曰建武初穀食尚少趙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禮心疑恠後伺掩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表宏漢紀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饑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後漢書曰董卓築塢於郿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

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也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

又曰王莽末天下大飢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

盛曰正統末天下大亂穀九二帝天下不復穀矣
魏志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
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郡縣
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曰表曜卿爲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
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
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
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表譚以王循爲別駕太祖破鄴藉沒審配等家財物
貲以萬數破南皮闕循家穀不滿十斛

又曰高堂隆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
司命若令有廢是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
珠金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自母
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飢
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舉家稱善
曹瞞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可
以小斛以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借汝
一死厭衆乃殉曰小斛盜官穀卽斬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代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
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竅僕雖在遠竊用不
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太守吳人飢荒攸輒出臺倉穀
振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爲也
三國典略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烏噪

於庭樹蕭管惡之謂山日射中者賜一車穀其烏雞並於
枝上山日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管
許之於是山射中其二項管甚欣悅卽令載穀送之
後魏書曰韋珍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
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驛騮二疋帛五十五疋穀三百斛珍
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故賜以穀
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北史曰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情儉素不營財利
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
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
食忻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月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
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左丞

姚壽對曰汜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種則年穀
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月降雪以爲嘉瑞上日朕
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卽可爲大瑞雖獲
麟鳳亦何用爲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
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餓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
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三凶則四饑則盡祿廩食而已
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爲
之下嘉穀周遂以興住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
天雨之反以亡國何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其下
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善穀以利天下所謂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
謂天祥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

陳子要言曰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是惑也○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臣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

星經曰入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麥

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

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五星占曰五穀俱傷何君無德也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穀歲大熟

淮南子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

生秋死禾木也木王而菽夏生冬死菽火也火王而麥秋

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死也菁冬生仲夏死菁水也水王而

生火王而死也菁冬生仲夏死生土王而死也

又曰稷墾草發蓄糞土樹穀使五穀之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又曰女夷鼓歌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時以司天和以長百

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享穀本雄鳩長穀為帝候歲鳩雄

養長穀之鳥也

金樓子曰鬻棺者欲民之死蓄穀者欲歲之飢船漏水入

囊洞內虛也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

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

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隣之祠田也以篋

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滄耶得穀百車壑戶買塊口對

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大

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

揚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

熬隴異以往曰穠平力切秦晉之閒曰熬創眇切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

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梁者黍稷之摠名也稻者漑種之

摠名菽者衆豆之摠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

名也

說文曰穠音六疾熱也穀續也百穀摠名也

賈誼書曰至干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汜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

又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丑秬忌未小麥忌戌大麥

忌子

相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

論衡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生非也夫雲出於山

散而為雨人見從天墜謂雨水也夏日則雨冬寒則凝為

雪發於丘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地起與疾風俱飄集於

地人謂天之雨也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

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

熟委於地遭疾風之俱飛風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

雨穀

世要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又曰服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軍得天道大吉

夢書曰五穀爲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
盛日賦一穀以食之五穀皆一穀以食之
殷氏世傳曰殷謬字伯起遭世喪亂埋穀數百石後謬爲
賊所執見掠責具以穀告之賊猶嫌其未實欲刃焉謬乃
晉曰卿行劫害常知人心豈有出財還自殺耶則知其誠
遂免

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
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綸還直使如穀價

風俗通曰建武之初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西北接耒陽縣有溫泉其下流
百里恒資以溉灌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
登重種一年三熟

博物志曰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歸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
稔熟民歛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又曰孝元音寧元年南陽山都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
味苦大者如米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
初生時

幽明錄曰琅耶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
假乞自給穀在困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謂
是家中相竊盜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際
夕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否荅云悉
在客進內言語之後因問卿何得大糶穀主人云告乞少
穀欲充口云何復得糶之客云吾向來逢見數人擔穀從
門出若不糶者爲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
封題儼然如故試開困量視卽無十許解知前後所失非

人爲之

異苑曰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爲天麥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唯賢所寶唯穀

曹植謝賜穀表曰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邛閣穀五
千斛賜臣

謝玄書奉白糧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

百穀部二

米

米

麥

後漢書曰帝因西征隗囂至漆

漆縣屬左扶風

諸將多以王師之

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

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

進軍囂衆大潰

又曰獻帝時三輔大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

輕繫洗謂蕩滌也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

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

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
作糜乃知非實表宏漢記曰時勅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
於御前作糜得滿三孟於是詔尚書日米
而人委頓何也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
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
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
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
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
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又曰徐齊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
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
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東海嚴成東苑

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
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爲歛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南史曰孔覲後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
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存慮覲
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使謂之曰我在彼二載
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卿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
載還彼使曰自古已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
此貨之不聽使乃載米而去
梁書曰庾詵嘗乘舟從濕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
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斛我百五十斛
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劫妄款詵矜
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

免謝說曰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又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恣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
三千石還吳宅及至耗太多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
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南史隱逸傳曰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
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
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後魏書曰崔浩自撰食經序曰余備位合鉉與參大謀賞
獲豐厚牛羊益澤貨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必梁肉遠惟平
生思季路負米之時可復得乎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北史曰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
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
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美盧郎

唐書曰李峴爲京兆尹所在皆着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
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灾歸咎京兆尹
乃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
粟賤無過追李峴爲其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萬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
萬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
餒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嘗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
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
以付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
說苑曰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
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
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
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糝七日不嘗粒
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
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
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煠煤入甑中回以為弃之
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
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
知人固不易

米千
水經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狀若射侯故謂射的的之西
有石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准的
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
毛詩鄘柏舟桑中曰爰採麥矣沫之北矣
又載馳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又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其匪爾極貽我
來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以彘嘗麥孟春行冬令則首
種不人
左傳桓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又文下曰魯襄仲如鄭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
之麥
又成土曰晉侯夢大厲公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麥矣六
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四

張如廁陷而卒

春秋佐助則日麥神名含福姓

春秋說題辭曰麥之為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

直故麥含芒生且立也

尚書大傳曰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孝經援神契曰黑墳宜黍麥

周書曰四月孟夏土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

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

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取重

宿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

益種宿麥無令後時

東觀漢記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苑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

之田暴麥於地以竿授鳳令護鳥雀鳳受竿誦經如故天

大雷暴雨流潦鳳留意在經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第五倫免歸田躬與奴共發株棘田種麥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卒官詔遣使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

對哭有大麥數斛

又曰鄧禹平三輔糧乏王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

丹領左馮翊

又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

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弊稠鹽麥數斛

又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肯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後西羌大至抽丁以征之
表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使兒掃麥得九斛
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
麥已雜遂誓不取

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諸生有密為褒刈麥者褒遂弃
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
刺史戎夏多歸之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愛石祗
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
殺之以徇

晉起居注曰咸康三年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虎

又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駿九年雨五稼穀于武威
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又前秦錄曰初符健聞相溫之來伐也芟麥以待之故溫

掠無所得軍人大飢

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百

里其人食麥

又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

三國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為門客所說

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

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化生向鄴城路逢大雨並化

為泥息剎既少乃平貧迫當世人土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飢餒

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

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眾
後周書曰大象末有強練師以無底囊歷長安市告乞市
以米麥遺之隨即漏地人或問其故強練曰但令諸人見
盛空耳及隋初遷都龍首山長安遂空矣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
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
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為遠近所悉隣家築牆心有不直文
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
畝先熟與眾麥殊色其中有兩岐四岐六岐者

又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為盜所害先是長
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
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閭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

月三日也舞了者謂元衡之卒也

又曰西女國每十月令巫者齋有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
呪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割腹而視之每有
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為鳥卜
又曰吐谷渾地氣大寒不生秔稻有青麴還瓦切麥音豆登音豆
小麥蕎麥

莊子曰大儒以詩禮發冢小儒曰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淮南子曰濟水通和而宜麥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秦子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
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償之

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

老謂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
皆使出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
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斃然曰今
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且單
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
其瘡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傲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
見宓子哉賈誼書同

廣雅曰大麥麩也小麥麩也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長稈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西服薄
穗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肥且有力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
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蕪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玉而生火

王而死從來有穗者從夕思惟麩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

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麩音堅麥也麩音小麥屑覈

也麩磨麥也麩麥覈屑也十三斤爲三斗從麥商聲麩者

麥也麩麥白糞也稍麥莖也

廣志曰虜小麥其實大麩似大麥形有二縫稗麥似大麥

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麥赤而肥出鄭縣

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穰麥

吳氏本草曰大麥一名穰麥五穀之盛無毒治消渴除熱

益氣食蜜爲使麥種一名小麥無毒治利而不中

汜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爲首于欲富黃金覆謂曳柴

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麥早種穗強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

蟲冬雪止掩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祔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父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蝻蝗爲
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呂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

曹瞞傳曰太祖會行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

下馬持麥以相付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孤爲軍帥不

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麩索筆作麥

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

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博物志曰啖麥令人多力

又曰近世有田夫至巧削木爲麥入市糶之糶者無疑歸

磨乃覺非麥

搜神記曰麥之爲蚨蝶由干濕也尔則萬物之變皆有也
農夫止麥之化者區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
道○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賤言鄭國增門之崇令
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八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周禮公曰三苗教一
左傳隱公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周地蘇秋
又取成周之禾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春秋感精符曰日下
春秋說題辭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禾之滋莖長
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
極也

又曰禾者銜滋液銜滋液以生故以和軟為名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春秋繁露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恠非人所意乎此
可畏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相公曰古之封禪北里之禾所以
為盛蘇林注曰北里地名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
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
與禾

又郊祀志曰王莽篡位興神仙事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
其色置其方面煮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
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羌還云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故
乞內屬續漢書曰承官字少子琅耶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
臨熟人認之官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東觀漢記日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

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有盜刈禾恭見之恐其愧因伏草中
 盜去乃起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
 又曰蔡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
 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三輔間謂屋梁為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合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日失之所以得祿秋也衮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會稽始平言嘉稻生改
 年為嘉禾
 晉書曰庾袞居貧禾熟獲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
 羣子以退日待其閒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
 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

禮無違者

臧榮緒晉書曰朱冲字巨容躬植禾藝蔬鄰牛侵犯持芻
 送牛而無恨色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莖同穗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嘉禾生嘉禾仁卉也義熙十三年

鞏縣民朱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羌

平六合寧

後魏書曰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為鴈門太守家田

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也

北史曰趙肅授原州摠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

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唐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

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

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為天啓興王先瑞百穀故漢稱雨粟周頌來麩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之應也

又曰代宗為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曆四年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勸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穧禾人頗便之穧音呂禾再生也

又曰元和中東川觀察使潘孟陽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以獻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洛水輕利而宜禾

又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

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也玄山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長五尋郭璞注曰木禾穀類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

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積旱種也穎禾末也穀禾

皮也稗禾莖也稟稗也

會稽典錄曰沉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勳

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齋還不受

六韜曰人主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長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杜寶大業拾遺錄曰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闊芒穗皆紫色鮮明可愛自禾已上二尺餘亦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三十段板授嘉禾縣令

續搜神記曰盧陵巴丘人文晁者世以田作為業秋收以過禾刈都畢明且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生即更穫所穫盈倉而巨富

廣五行記曰東魏孝靜帝天保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銅硯中及明而長數寸有穗具年帝為高洋所幽遇鴟而崩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

光三年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一百六十八穗

汜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

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月可種種禾

夢書曰禾稼為財用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廣志曰渠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麵可為饘粥牛食

之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實似大麥楊禾似藿粒

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火禾高丈餘

子如小豆出粟特國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楊州宜稻青州宜稻麥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又內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又內則曰飲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

又內則曰取稻米舉糶息酒切之小切狼臚昌錄切膏

以與稻米為醢之然切

左傳昭五日郟音馬人藉稻履行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

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宋均注曰稻苞

裹也稻非水下

孝經援神契曰汚泉宜稻米性曰吸濕而食

爾雅曰稌稻也今沛國呼稌也

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東觀漢記曰劉敞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稻片

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

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

敞怒太守曰鼠何敢爾也

後漢書曰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郟陂數千頃田鴻郟陂名今在

豫州汝南縣東成帝時開東水陂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穉草化為稻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升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

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之耳

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

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

顧來暫往今以少稻殺此民何必復留

又曰黃龍三年山卷縣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

晉中興書曰孫略字文度吳人少田於野時年饑穀貴人

有生刈其稻者略見而避之

晉書曰杜預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澧清諸水以浸稻田萬

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舊水道

又曰惠帝征成都王狼狽左腳三指折匍匐入稻苗中賴
侍中稽紹以身趕之

又曰郭翻字長翔武昌隱士也不交世事唯以漁釣射獵
爲娛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
將熟有認之者悉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
受

又曰袁甫嘗詣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
錦不可以爲帽音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糜是以
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所
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

除松滋令

宋書曰顧歡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
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
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
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
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爲盜
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書曰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於元起
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又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獾皮冠帶刺
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

勳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檐何若田主將執之因援刀而
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陳
隋書曰梁陳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
飯粳以敦音堆稻以牟黃梁以簠白梁以簋黍以瑚粢以瓊
又曰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驥建議開幽州督亢舊
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在此境得以周贍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楊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
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為曲環軍中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
夏芒履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
軍中足食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也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

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往見
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
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
所種下水東周必以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
令一仰西周受命於君矣

國語曰越敗吳王孫雄請和范蠡不聽雄曰范子先人有
言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
天為虐乎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穰穗如馬尾
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也
先時者大本而莖葆格對等知稠短穗多粒厚糠薄米

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糝碎米不得待碎定熟仰天而死

又曰史起為鄴令民大被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梁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復興師伐吳吳王敗晝夜馳走三日飢願見生稻而取食之

抱朴子曰南海晉安九熟之稻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其稻者香助為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風土記曰穰稻之紫莖穰穰二音稻之有青穰米皆青白者也

水經曰任延為九真太守教民耕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

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荅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郭義

恭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穰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益下白正月種五月穫訖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

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此三稻大且長三枚長一寸益州稻之長者米長半寸熟說文曰稻稌也穰

肥尾稻紫莖不黏者也穰稻不黏者也耗稻屬也

徐暢祭記曰舊種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穰泥勝之書曰種稻春凍解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遍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

四畝穰俞益期牋云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重收穀薄

異物志曰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
雲南記曰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畝五斗其穀精好
每一斗穀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米
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秔稻

蔡邕月令曰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千千為群掘食草根
其處成泥名麋畷民人隨此畷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任昉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
天下民

物理論曰稻者漑種之揔名

養生要集曰秔稻屬也稻亦秔之揔名也道家方藥有用
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
令人多瘦無肌膚秔米味甘主利五藏長肌膚好顏色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之稻

清流近鄴西出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入蠶之綿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秔與粳通用

說文曰秔稻屬也

宋書曰陶潛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秔妻子固請種粳
乃使五十畝種粳

陳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
焉

後魏書曰安同遼東胡人也太宗使同與長孫嵩並理人
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屈典太倉事盜官
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

宗嘉而怒之遂詔長給同粳米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與嵇叔夜入山遊戲烈後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如雷聲往視見山破石中有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烈自食數丸因提歸以與叔夜而皆成青石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沙伏國有昔尸毗王倉庫為火所燒其粳米燦然于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虐患彼國人民須以為藥

廣志曰粳有烏粳黑穰有幽青白夏之名

張衡南都賦曰其廚膳則華薺里秬潢音矩臯香秬

左思蜀都賦曰黍稷油油秬稻漠漠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好米何時比新城粳稻也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秬

說文曰秬稷之黏者

爾雅曰衆秬也孫炎注曰秬稷粟也

廣雅曰秬稷粳也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酒熟曰齊大成也

又內則曰醴醕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秬唯所欲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秬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秬

管子曰黃墳宜黍秬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黏者為秬禾之黏者為黍廣志曰秬有赤者有白者胡秬早熟及麥

養生要集曰秬米味酸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九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

百穀部四

稷

稷

毛詩駟頌閟宮曰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禮記曲禮下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

又內則曰豕宜稷

國語曰稷不為稷不能蕃殖

爾雅曰粢稷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為粢也孫英曰稷粟也

說文稷五穀之長也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稷

廣志曰破滅稷逼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也

本草曰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鄭氏婚禮謁文讀曰稷為天官
盧毓冀州論曰真定好稷地產不為無瓊也

歸藏曰剥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河圖說徵曰蒼帝起天雨粟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爾雅曰薺赤苗芑白苗薺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薺音門芑音起

尚書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糝孔安國注曰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糝除若莠生苗糝在粟恐被鋤治傷之也

毛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周禮地官下曰倉人掌粟入之藏鄭玄注曰九穀盡藏以粟為主

禮記曲禮上曰獻粟者執右契契券要右尊也

禮記祭法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謂之禮終

左傳僖上曰冬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白雍及絳

相繼命之曰泚舟之役

又襄元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又襄六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

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又昭六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也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春秋左助期曰粟神名許給姓慶天

又說題辭曰高而平者為原平者和故宜粟

又曰粟助陽扶性粟之為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

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白米出

甲五變而蒸飯可食宋均注曰粟受五行氣而五變故乃成可食陽以一立為

法故粟積大一分穗長一尺文以七烈精以五立故其字西米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宋均注曰續為續陽生長也受五行氣故有變

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興有德者不祿小人進大臣辱

公羊傳僖上曰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何休注曰有無相通

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雍也曰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儻子曰無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蓫之實

史記曰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王金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太倉之粟新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道死民歌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帛尚可縫兄弟兩人不能相容

又汲黯傳曰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河內人或父子相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乏上賢而釋之史記曰大將軍青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月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漢書曰酈食其說齊王曰漢英豪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舩而下
又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
有之乃退

又曰主父偃諫伐匈奴曰秦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通道而輸之粟

又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汜勝之書又載

又東方朔傳曰侏儒長三尺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

又曰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可不

食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為章句長民田還置餘粟二石及刀鋤於田陌聖明日求亡去疑其隣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語曰君何取粟置家後積麥中功曹款服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曰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積粟腐倉不忍貸人一升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為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長吏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又曰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

曰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捐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韋肅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肅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後周書曰王羆爲華州刺史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

唐書曰始平人宗士眺負粟一石委於大倉而去云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物百段

晉史曰高祖性明而難犯事多親決嘗有店婦與軍士墾訴無以自明帝謂掾吏曰雖屬官吾可市而代之兩訟未

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刳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境內肅然莫敢以欺

漢實錄曰王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于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曰爲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及至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醕則所以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栢子以粟十鍾饋夫子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

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受不為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隱明日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煦煦音乎似孺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願託所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遂造公庭曰晏子天下賢人去齊敵必來侵臣見國之侵不若死請以頭白晏子因自殺景公聞大駭自追晏子
又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

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我能無畏乎與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重故也今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
莊子曰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將貸子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轍中有一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魚曰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呂氏春秋伍子胥諫吳王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讎而參吾仇也

又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在陽山之稌崑崙山北

南海之秬崑崙之南故曰陽山祭關西為之糜秬黑黍也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

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

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兩實

國強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

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畜粟者欲歲之飢荒也

又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

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高誘注曰蒼頡始視鳥跡則詐偽萌生去本走末弃耕作之業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雨粟也

之橫橫放

又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又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又曰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

之橫橫放

又曰粟得水而熟飯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

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又曰闔盧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六韜曰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以與殷民

說苑曰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

又曰墨語禽滑釐曰今凶年與子隨侯珠又與子一鍾粟

子將何擇釐曰粟可耳亦具珠部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

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

粟至乃得也

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

粟至乃得也

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

粟至乃得也

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

粟至乃得也

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日待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河之水灌汝口魚曰謂命在須臾乃須決江淮之水比至君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從君貸粟乃須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人之墓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歡天為雨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糶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稅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有司請曰糶食鳧鴈為無費也今求糶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糶食鳧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尔所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暴背而芸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食也柰何以其食養鳥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

晁錯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

汜勝之書曰欲知歲宜以布囊盛粟等量埋於陰地冬至後取量最多者多種之

和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路有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子柳中人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眾

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眾

人造視信然

蓋部考舊又載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游龍食之善走又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者令人多力有雲渠粟叢生葉似扶藁食之益顏色粟莖赤黃皆長二丈千株叢生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垂不能飛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闢園嘗乘馬不覺牝牡朱買臣貧

賤之時孳孳脩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京房易祇占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祿與三公易位天雨稻
黍者亡天雨稻大臣當誅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
黑粟元帝音寧元年南陽山郡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
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黃味如麥建初二年九江壽春雨粟
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廣川雨粟大如芻實色黑

吳氏本草曰陳粟神農黃帝苦無毒治痺熱渴粟養腎氣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學士舒綽
曰此所擬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卽是
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卽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
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爲粟田蟻運
粟下於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

任昉述異記曰光武興洛陽斗粟萬錢人死者相枕漢末
大飢江淮間童謠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時金易粟粟貴
於金洛中謠云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白可飽千
金何所直表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
人爲之語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門
而無粟麥表宏上表云田畝山足丘墟都市化爲珠玉
又曰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
蟲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
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帝有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飢饉之後旣卽位而江表二千
餘里野粟生焉
又曰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表安公云石穀藥名

穗之尤小者是也 應胡像讚序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胡盡以私穀數十萬 賑城中于時粟汁數萬不稱其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十 漢書食貨志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胡盡以私穀數十萬 賑城中于時粟汁數萬不稱其仁

漢書食貨志曰赤眉賊攻其所居城胡盡以私穀數十萬 賑城中于時粟汁數萬不稱其仁

